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七十九　志五十五

兵 舊書無從新書增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

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葢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

分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
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
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
唐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
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
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
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
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
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
宜州道皆置府二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

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

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䭾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

騎排穳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

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

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二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

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

第諸軍皆近營為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
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
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
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
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
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
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
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
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
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

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舊書地理志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一百九十萬石大凡一千二百一十萬開元已前每年邊用不過二百萬天寶中至於是數若盧龍軍安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舊書地理志平盧軍節度使鎮撫室

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節度使治營州管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平盧軍在營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匹盧龍軍在平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五百匹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馬百匹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匹

橫海北平高陽經畧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舊書地理志范陽節度使臨制奚契丹統經畧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節度使治幽州管兵九萬一千四百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馬六千五百匹衣賜八十萬匹段軍糧五十萬石經畧軍在幽州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四百匹威武軍在檀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匹清夷軍在嬀州城內管兵萬人馬三百匹靜塞軍在薊州城內管兵萬六千人通穖萬馬五百匹恒陽軍在恒州城東管兵三千通穖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西管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管兵六千人唐興軍在鄚州城內管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管兵六千人

天

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舊書地理志河東節度使犄角朔方以禦北狄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等四軍忻代嵐三州雲中守捉節度使治太原府管兵五萬五千人馬萬四千匹衣賜歲百二十六萬匹段軍糧五十萬石天兵軍在太原府城內管兵三萬人通典馬五千五百匹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管兵七千七百人馬二千匹通典二千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通典七千八馬千八百匹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十里管兵七千八百通典人代州至太原府五百里管兵四千人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百里管兵一千人朔方經畧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畧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舊書地理志屬河西道曰關內道舊書地理志朔方節度使捍禦北狄統經畧豐安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府節度使

治靈州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四千三百匹通典萬四千二
百衣賜二百萬匹段經畧軍在靈州城內管兵三萬七
百人馬三千匹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管
兵八千人馬千三百匹定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
河外管兵七千人馬三千匹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
外八千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匹安北都護府治中
受降城黃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馬二千匹東受降城在
勝州東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匹振武軍在
單于東都護府城內管
兵九千人馬千六百匹**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
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舊書地理志伊吾天山屬北庭道**烏城等守**
捉十四曰河西道舊書地理志河西節度使斷隔羌胡
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
盧新泉等八軍張掖烏城交城白亭四守捉節度使治
涼州管兵七萬三千人馬萬七千四百匹衣賜歲入十
萬匹段赤水軍在涼州城內管兵三萬三千人馬萬三
千匹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餘里管兵七千五百人馬
二千四百匹建康軍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三百
人通典馬五百匹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管兵一

千七百人馬百匹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六百匹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匹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馬四百匹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餘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西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馬千匹烏城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瀚海清海靜塞軍三舊書地理志靜塞屬范陽道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舊書地理志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節度使治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匹衣賜四十八萬匹段通典八十四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千餘里堅昆斬在北庭府北七千里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管兵萬二千人通典謂千馬四千二百匹通典謂二千天山軍在西州城內管兵五千人馬五百匹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馬三百匹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舊書地理志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

闐疎勒四國節度使治龜茲國城內管戍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衣賜六十二萬匹段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在西安府南二千里疎勒在安西西府西二千餘里

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

隴右道舊書地理志隴右節度使以備羌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門寧塞積石鎮西等九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節度使治鄯州管兵七萬人[illegible][illegible]托馬萬六百匹衣賜二百五十萬匹段臨洮軍在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四百匹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管兵萬四千人馬六百五十匹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管兵四千人馬五百匹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西管兵萬人馬三百五十匹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管兵千人馬五十匹[illegible][illegible]威戎軍在鄯州西北三百五[illegible][illegible]無十里管兵千人馬五十匹綏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illegible][illegible]十里管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管兵千人莫門軍在洮

州城內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匹寧塞軍在廓州城內管兵五百人馬五十匹積石軍在鄯州西百八十里管兵七千五百人馬三百匹鎮西軍在河州城內管兵萬一通典三千人馬三百匹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管兵三千人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遊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烽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翼茂維柘松雅當黎姚悉十州兵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等六軍鎮節度使治成都府管兵五萬九百人馬二千匹衣賜八十萬匹段軍糧七十萬石團結營在都府城內管兵萬四千人馬千八百匹翼州管兵五百人茂州管兵三百人維州管兵五百人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管兵千人柘州管兵五百人松州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管兵千人雅州管兵四百人當州管兵五百人黎州管兵千人昆明軍在嶲州南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二百匹寧遠城在嶲州西管兵五百人姚州管兵三百人通典二千二百澄川城守捉在姚州西

州東六百里管兵二千人悉州管兵五千人驩䫻南江郡管兵三百人湯瀆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舊書地理志嶺南五府經略使綏靖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五府經略使治廣州管兵萬五千四百人輕稅本鎮以自給經略軍在廣州城內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管兵二千人桂管經略使治桂州管兵千人容管經略使治容州管兵千一百人安南經略使治安南都護府即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經略使治邕州管兵一千七百人福州經略軍一舊書地理志長樂經略使福州刺史領之管兵千五百人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舊書地理志東萊守捉萊州刺史領之管兵千人東牟守捉登州刺史領之管兵千人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

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凉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

帥强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鎭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鎭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

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
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
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甚也號
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
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
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
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
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
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

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濶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

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

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没即詔伯玉所

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厤四年請以京兆之好

時鳳翔之麟遊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詠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逕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稗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

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

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

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

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豁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監勾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勾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

遂羸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
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
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
崔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
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
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
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
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
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
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

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新書昭宗紀作嗣覃王嗣周此誤）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

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
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
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
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淸宮室月餘乃還
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
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
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
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
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
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

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

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肩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

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潤四曰北普潤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

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

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强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

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䕃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

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
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
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
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
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
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
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
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
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
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

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幅員千里由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

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可復紀

唐書卷第七十九

唐書卷第八十　志五十六

刑法

古之聖人爲人父母莫不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閑於未然懼爭心之將作也故有輕重二典之異宮墨五刑之差度時而施宜因事以議制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諸市朝以禦姦宄用懲禍亂與邦致理罔有弗由於此者也曁淳朴既消澆僞斯起刑增爲九章積三千雖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錐刀之末盡爭之矣自漢迄隋世有增損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慘之法務在寬平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

用數皆踰百至隋始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比及晚年漸亦滋虐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高祖初起義師於太原卽布寬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競來歸附旬月之間遂成帝業既平京城約法爲二十條惟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條格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務在寬簡取便於時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雖吏受賕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

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尋又敕尚書左僕射裴寂尚書右僕射蕭瑀及大理卿崔善爲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顏師古王孝遠涇州別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軸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撰定律令大畧以開皇爲準於時諸事始定邊方尚梗救時之弊有所未暇唯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餘無所改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

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詔曰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所以禁暴懲姦宏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爲先自戰國

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壞滅禮教恣行酷烈虐害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尙行葅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安民之道實有未宏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寬猛乖方綱維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縣瓜分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疏舛尙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文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科用者殊其輕重遂使姦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陷羅網屢聞釐革卒以無成朕膺

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爲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原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時宜矯正差遺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郎令須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奏讞平允庳競錐刀之末勝殘去殺此焉非遠於是須行天下及太宗郎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又命長孫无忌房元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戴冑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

議殺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爲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戒上曰本以爲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死罪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後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上曰

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宏獻又駮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删改之宏獻於是與元齡等建議以爲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爲六刑減死在於寬宏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又舊條疏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没會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

强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者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反逆有二一爲興師動衆一爲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元齡等復定議曰案禮孫爲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孫重而兄弟屬輕蔭重反流合輕覩死據禮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

配流爲允從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元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爲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隷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宥之於遠也）死刑二條絞斬（乃古大辟刑也）

大凡二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八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賓八曰議勲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奏請議定奏裁流罪已下減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親應議者周以上親犯死罪者上請流罪已下亦減一等若七品已上官爵得請者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已下各減一等若應議請減及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聽贖其贖法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一斤至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至徒三

年則贖銅六十斤流二千里者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贖銅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又許以官當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犯罪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又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

亦聽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新書一千五百四十六條爲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又刪武德貞觀已來敕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煩去弊甚爲寬簡便於人者以尚書省諸曹爲之目初爲七卷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別爲留司格一卷蓋編

錄當時制敕永爲法則以爲故事貞觀格十八卷房元齡等刪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頒格七卷長孫无忌等刪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刪定惟改易官號曹局之名不易篇目永徽留司格後本劉仁軌等刪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頒格三卷裴居道刪定太極格十卷岑羲等刪定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刪定開元後格十卷宋璟等刪定皆以尚書省二十四司爲篇目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書省列曹及祕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太府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名其篇目爲二十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並二十卷其刪定格令同

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太宗又制在京
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御史巡行之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
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齊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
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京師決死涖以
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
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於家凡囚已刑無親
屬者將作給棺瘞於京城七里外壙有甎銘上揭以榜
家人得取以葬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
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職事散
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天下疑獄讞大理寺
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祕書省奏報不
馳驛經覆而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
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其有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
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而釋之

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又繫囚之具有枷杻鉗鏁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罪輕重節級用之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及須數等拷訊者亦同其拷囚不過三度二十日一訊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已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死罪校而加杻官品勳階第七者鎖禁之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懷姙皆頌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倍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爲官奴婢隸司農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於蔬圃女子入於廚饍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

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稱加者就重次稱減者就輕次惟二死三流同為一減不得加至於死斷獄而失於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入者各減三等失出者各減五等初太宗以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乃詔大辟罪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等議之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其後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

不實太宗曰吾嘗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奕棋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盧祖尚以忤旨斬於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覆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殺鄭頲既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財不多朕怒殺之後亦尋悔皆由思不審也比來決囚雖三覆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朕今庭無常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後令與尚食相知刑人日勿進酒

內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且曹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二日覆奏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於令太宗既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爲誡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綱頗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爲平允十八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

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十四年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其後雖存寬典而犯者漸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廣州都督党仁宏常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宏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爲奴婢又擅賦夷人旣還有舟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貸爲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謂曰賞罰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寬仁宏死是自弄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元齡等曰寬仁宏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請百僚頓首三請乃止高宗卽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帝以囚數全少怡然形於顏色永徽初敕太

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黃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右丞段寶元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删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其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但留本司行用焉三年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於是太尉趙國公无忌司空英國公勣

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寶元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頒於天下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五年五月上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人皆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无忌對曰陛下欲得刑法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在

體國郎共號擬人意在深文便稱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欲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上以爲然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通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志寧等對舊律多比附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衆數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類相似者比附科斷今日所定郎是參取隋律修易條章既少極成省便龍朔二年改易官號因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元司刑大夫李文禮等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奏上至儀鳳

中官號復舊乂赦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元右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恒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郎張楚金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刪緝格式儀鳳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先是詳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爲折衷後高宗覽之以爲煩文不便因謂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虛所能創制並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衆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爲更須作例致使觸

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廢不用則天臨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鎔銅爲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匭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匭有得罪冤濫者投之北面曰通元匭有元象災變及軍謀祕策者投之每日置之於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謗訕朝政者後乃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所投之狀仍責識官然後許進封行之至今焉則天又敕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倩

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宏等十餘人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後詔敕便於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及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依舊然則天嚴於用刑屬徐敬業作亂及豫博兵起之後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長壽年有上封事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

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鍜鍊曲成反狀乃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多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則天深然其言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劉德壽鮑思恭王大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所在殺戮光業誅九百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亦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

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瓮以火圜遶炙之兼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是時海內慴懼道路以目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姦憸告訐習以爲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

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擢脅籤爪縣髮燻耳臥鄰穢弱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

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爲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臣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民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懸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爲政將待於陛下矣臣聞之

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伏豈非天意欲彰陛下威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姦觀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涉嫌疑辭相連及莫不窮捕考校枝葉蟠拏大忽流血小禦螭魅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刑於闕下者日有數矣於時朝廷偟偟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其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人時獲泰謂生再造愚

臣竊以忻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爲理威刑爲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眛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屬遭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中晏然纖塵不動豈非

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元默以救疲民而又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釐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愚臣以為非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訐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

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自然也臣不敢以古遠言之請指隋而說臣聞長老云隋之末世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元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虓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頭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爲元惡旣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

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思爲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擾遂並起而亡隋族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觀三代夏殷興亡已下至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非無濫

矣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愼重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强國之威愚臣竊爲陛下不取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

作亂京師至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萬千數當時劉宗幾覆滅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少以安耳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不亡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今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以負陛下恩遇以微命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嚴刑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疏奏不省時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駮酷吏所奏每日與之廷爭得失以塞冤濫

因此全濟者亦不可勝數語在有功傳及俊臣宏義等伏誅刑獄稍息前後宰相王及善姚元崇朱敬則等皆言垂拱已來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濫則天頗亦覺悟大足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辨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言曰臣聞國之綱紀在乎生殺其周興來俊臣邱神勣萬國俊王宏義侯思止郭宏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卽堯年四凶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讐嫉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情加形隨意改當其時也囚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素虛不昧冤魂有託行惡其報禍淫可懲其嚴天刑以懲亂首切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

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臣明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淹之累歲且稱反徒須得反狀惟據臣辨即請行刑拷楚妄加款答何罪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斛瑟羅以伎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宏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橫道惟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爲虛說

俱有書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變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奏制令錄來俊臣邱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推勘有寃濫者並皆雪免中宗神龍元年制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邱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宏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人自垂拱已來

並枉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天下稱慶時旣改易
制盡依貞觀永徽故事勑中書令韋安石禮部侍郎祝
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刪定垂拱格
後至神龍元年已來制勑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
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睿宗又勑戶部尚書岑羲
中書侍郎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
部員外郎邵知與刪定官大理寺丞陳義海右衛長史
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率府倉曹參軍羅思貞
刑部主事閻義顓凡十八人刪定格式律令太極元年二
月奏上名爲太極格開元初元宗勑黃門監盧懷慎紫

微侍郎兼刑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呂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靜同州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義顓等刪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爲開元格六年新書二十六年案宋璟二十五年薨不應二十六年又著後格也誤元宗又敕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戶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九人刪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舊名格曰開元後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制敕行用之後頗與格文相違於事

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後長行敕六卷頒於天下二十二年戸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中書令乃與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見衛州司戸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緝舊格式律令及敕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删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十一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敕於尚書都省寫五

十本發使散於天下其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本紀名岵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僚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元宗以宰相燮理法官平允之功封仙客爲豳國公林甫爲晉國公刑部大理官共賜帛二千匹天寶四載又詔刑部尚書蕭炅稍復增損之自顯慶至先天六十年間高宗寬仁政歸宮闈則天女主猜忌果於殺戮宗枝大臣鍛於酷吏至於移易宗社幾亡李氏神龍之後后族干政景雲繼立歸妹怙權開元之際刑政賞罰斷於宸極四十餘年可謂太平矣及冢臣懷邪邊將內侮自來俊臣

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乏而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既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惻然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德施於民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賜也

乘輿幸於巴蜀儲副立於朔方會未逾年載收京邑書契以來未有剋復宗社若斯之速也而兩京衣冠多被脅從至是相率待罪闕下而執事者務欲峻刑以取威盡誅其族以令天下議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峴兵部侍郎呂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韓擇木大理

卿嚴向等五人爲之初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
歸崔器草儀盡令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
吏圍之於朝謝罪收附大理京兆府獄繫之及陳希烈
等大臣至者數百人又令朝堂徒跣如初令宰相苗晉
卿崔圓李麟等百僚同視以爲棄辱宣詔以責之朝廷
又以負罪者衆獄中不容乃賜楊國忠宅鞫之器謹多
希旨深刻而擇木無所是非獨李峴力爭之乃定所推
之罪爲六等集百僚尚書省議之肅宗方用刑名公卿
但唯唯署名而已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以
爲罪重與衆共棄珣等十一人於子城西伏誅陳希烈

張垍郭納獨孤明等七人於大理寺獄賜自盡達奚摯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大理卿張均引至獨柳樹下刑人處免死配流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恒乃至腰斬先是慶緒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巖等皆送款請命肅宗各令復位便領所管至是懼不自安各率其黨叛其後三司用刑連年不定流貶相繼及王璵爲相素聞物議請下詔自今已後三司推勘未畢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後蕭華拔魏州歸國嘗話於朝云初河北官聞國家宣詔放陳希烈等爲從官一切不問各令復位聞者悔歸國之晚舉措自失

及後聞希烈等死皆相賀得計無敢歸者於是河北將吏人人益堅大兵不解後有毛若虛敬羽之流皆深酷刻剝驟求權柄殺人以逞刑厚斂以資國六七年間大獄相繼州縣之內多是貶降人肅宗復聞三司多濫嘗悔云朕為三司所誤深恨之及彌留之際以元載為相乃詔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歸代宗寶應元年迴紇與史朝義戰勝擒其將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婦人雖為賊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賊逼略惻然愍之令萬年縣於勝業佛寺安置給糧料若有親屬認者任還之如無親族者任其所適仍給糧遞過於是人情莫不

感戴欣悅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錄坐劇賊高玉聚徒
南山啗人數千後擒獲會赦代宗將貸其死
公卿議請為葅醢帝不從卒杖殺之諫者常諷帝政寬
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
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
敕決人捶無數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
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
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　大曆十四年六月一日
德宗御丹鳳樓大赦赦書節文律令格式條目有未折
衷者委中書門下簡擇理識通明官共刪定自至德已
來制敕或因人奏請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
中書門下與刪定官詳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
三司使準式以御史中丞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為
之每日於朝堂受詞推勘處分建中二年罷刪定格令

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書門下充刪定格令使又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爲三司使至是中書門下奏請復舊以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爲之其格令委刑部刪定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刑部侍郎班宏言其謀反大逆及叛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將死罪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十於是悉罷之元和四年九月敕刑部大理決斷罪囚過爲淹遲是長姦倖自今已後大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加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內勘本推即日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卻報不得過

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牒月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準敕文勾舉糾訪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殺讐人秦果投縣請罪敕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狥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以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

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

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行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

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頗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盜贓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蓋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啟其姦由積水而決其防故自元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

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敕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刪定復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如其舊卷

穆宗童昏然頗知慎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制之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

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謂參酌之官不正宜廢乃罷之長慶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詳斷畢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十人以上所斷罪二十件以上爲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斷罪十件以上爲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斷罪十件以下爲小其或所抵罪狀并所結刑名並同者則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例違者罪有差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京兆府雲陽縣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

徵之莅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
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擒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
後三日致死者準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
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卽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
暴擊張莅是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
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
親以權之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
之宥伏在聖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敕康買得尙在
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

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大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

大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詳定前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敕六十卷者臣等據謝登所進詳諸理例參以格式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時或前後差殊或書寫錯誤並已落下及改正訖去繁舉要列司分門都爲五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八年四月詔應犯輕罪人除情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韋長奏京

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即難禁戢若恭守敕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式據輕重處置從之開成四年兩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刑部侍郎狄兼謩採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於開成制敕刪其繁者爲開成詳定格）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紀干泉等奏準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爲定格從之（武宗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至是贓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

二十四年雜敕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七年五月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進大中刑法統類一十二卷敕刑部詳定奏行之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

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邪家唐祚絕而復續元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唐書卷第八十